



13
403
49

50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

兵部三十九

戰上

尚書大傳曰戰者憚也驚之也

說文曰戰鬪也

開元文字曰仲秋大閱戒衆庶脩戰法陰疑於陽必戰是也凡師皆陣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也

易曰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

陽所不堪故戰于野也

又曰陰疑於陽必戰為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

為其嫌於非陽

而戰也

書曰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



新金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廿八日諸田一人
所購以贈

田中圖書

又曰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

左傳曰魯宣公十二年晉荀林父與楚子戰于邲晉師敗

績

又曰吳伐楚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

又曰齊北郭啓伐莒子將戰宛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

不多不如下之

又曰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

戰非吾利也

又曰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

又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

戰不書所戰後也

又曰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

又曰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

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又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

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又曰里克諫曰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

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又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

商人矣君將與之弗可赦也已

又曰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阨而未成列天贊我也

又曰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子魚曰且今之勅者皆

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

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蒲城人欲戰

重耳不可

又曰齊晉將戰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築擒之而乘其

車既獲其人因釋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

也曰欲勇者買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也

又曰晉楚將戰而楚晨壓晉軍而陣軍吏患之范丐趨進

曰塞井夷竈陣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

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童子何知焉

又曰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于傷股

而退齊侯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邑杞殖華還載甲夜

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且于莒大夫也明日先遇莒子於

蒲侯氏蒲侯氏近莒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

致死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華周即昏而受命

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既

杞植

又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翹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又何閒焉肉食者在位者翹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

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

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

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大小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

忠之屬也上恩利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

勺公將鼓之翹曰未可齊人三鼓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

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我

盈彼竭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

其旗靡故逐之

又曰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

又曰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

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

又曰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

又曰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澣皐澣地也伯棼射王汰斬及鼓

跗著於丁寧伯棼子越椒也斬車轆汰過又射汰斬以貫

笠轂兵車尊者則邊人執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

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

又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曰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也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

而鼓琴轉衣裝也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橐而冑入壘皆下

搏人以投獲禽也禽挾囚也獲禽弗待而出

又曰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

又曰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

收而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

又曰吳伐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

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

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

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敗諸雍澁五戰及郢奔食食陣故不在戰數也澁時制切

又曰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

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也入用其寵為秦所納也

飢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

猶未也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澣而止澣泥也還便旋也小

乃定秦伯獲晉侯以歸而怒所以勝也秦伯獲晉侯以歸

又曰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隋將季梁謂隨侯曰請下

之弗許而後戰請下之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少師曰必速

戰不然將失楚師戰于速杞隨師敗績若用季梁之謀必勝矣

又曰吳楚二師陣于柏舉吳子闔閭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閭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又曰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必大敗之及戰晉將呂錡射楚恭王中目錡魚綺切楚師霄遁晉師入楚軍三日館穀

又曰冉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又曰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侯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恤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

蓐食陣師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

又曰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

河曲之戰

又曰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

又曰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

不振旅

又曰潘廑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又曰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陣固列蓐食申

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

又曰智武子曰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

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

又曰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江而軍陽子
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
則吾退舍子濟而陣遲速唯命

又曰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
皆出戰交綏

公羊傳曰己巳晉侯及楚戰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
又曰詐戰不日此何以日詐卒也齊人語也

又曰晉人及秦伯戰于殺秦敗或曰襄公稱人何貶也君
在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

又曰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又曰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

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績
又曰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何避嫌也惡乎

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

言戰乃敗績與鄭人戰於宋地故舉伐以明之也

家語曰齊國書伐魯書齊卿也季康子使冉求帥左師禦之樊

遲為右季氏曰須也須弱也有子曰能用命矣及齊師

戰于郊未踰溝前有溝衆不肯踰也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于也言

孫德不素著不請三交而踰之與衆要信三如之衆從之

師入齊齊軍遁冉有用戈故能入焉子聞之曰義也在軍能却

敵合既戰季孫問冉有曰子於戰學之乎性達之乎對曰

學之季孫曰從事孔子惡乎學冉有曰即學於孔子也孔

子者大聖兼該文武並用也適聞其戰法猶未之詳也季

孫悅遲樊以告孔子子曰季孫於是乎可謂悅人之有能

矣
又曰孔子曰黃帝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

泉之野

又曰子貢言志曰願得齊楚合戰於漭蕩之野埃塵連接
挺刃交兵

國語曰申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
知人之極不仁則不共三軍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
以發大計

戰國策曰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
之術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
不勝即萬世無魏矣此臣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請從
公言而還太子止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敗北同不
如遂行乃與齊戰而死

史記曰黃帝教熊羆羆虎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阪泉地名皇甫
泉地在上谷三戰然後得行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

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

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

鹿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山名

上谷遂擒蚩尤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關鄉城

正絳帛名又曰項羽既殺卿子冠軍威振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
君蒲將軍將卒張晏曰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小利陳餘

復請兵羽悉引兵渡河已渡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

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即圍秦將王離與秦軍遇

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

軍救鉅鹿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

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無不人

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

轅門曰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羽於是始為諸侯上將

軍兵皆屬焉

又淮陰侯傳曰信云此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又曰項王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年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霸有天下今卒困於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決戰又商君傳曰鞅令行之十年秦民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又蘭相如傳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又曰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遞逃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徐廣曰鹵盾也漢書曰漢王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

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胡陵縣在彭城南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求室家而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惠魯元公主載行楚騎追急漢王推墮二子滕公下收載遂得脫又張騫傳曰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又敘傳述趙充國辛慶忌云兵家之策惟在不戰又西南夷傳曰姑繒葉瑜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音音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戰士乃溺水死者四千餘人復攻武威張掖酒泉燒民廬舍六年隴西太守孫羌擊破之

又曰蕭何功最盛封鄼侯所食邑最多功臣皆曰臣等被
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
今何未嘗有汗馬之勞顧居臣上何也
又曰高帝未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潼聞楚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
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
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
上兵遇斬西大戰布軍敗走
又曰趙充國討先零羌久屯聚解弛觀見大軍棄輜重欲
度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
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
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
又司馬遷傳報任少師書云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

顯巖穴之上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八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
 兵部四十
 戰中
 後漢書曰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
 日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
 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
 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
 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
 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
 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大眾攻尚尚破公即破矣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表吉攻漢使
 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
 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

兵部四十

戰中

後漢書曰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
 日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
 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
 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
 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
 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
 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大眾攻尚尚破公即破矣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表吉攻漢使
 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
 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

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舉也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掛幡旌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晨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表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旨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之間入戰八克

又曰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

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

又曰曹操擊陶謙還過拔取睢陵夏丘皆屠之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

又曰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續漢書曰耿弇字伯照扶風人少學詩禮見郡督尉試騎士建旗鼓肄馳騁由是心喜將率之事後上聞弇爲張步所攻自往救之陳俊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待上至弇曰上且到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

耶遂合戰破之

蜀志曰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趙雲遣兵隨忠取米雲將數十人輕行出圍行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勢逼且鬪且卻入營更大開門偃旗鼓公軍至疑有伏兵雲雷鼓於後射公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多先主明日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日子龍一身都爲膽子龍趙雲字也作樂飲宴至暝晉中興書曰桓溫步騎四萬自江陵向關中伐僞立荊州刺史郭劭進擊青泥皆破之至于灞上戎酋多降居民皆壺漿路側耆老或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兵師持健以五千人守長安小城時運道艱難而關中大飢溫率衆還詔遣侍中黃門慰勞於襄陽犒軍十一年溫進征討大都督司異諸軍事委以專征之任溫乃合衆治兵七月率衆

伐羌十月溫次伊水羌帥姚襄來逆軍屯于水北遣使詣溫奉身歸命願勅前鋒小却當拜伏路左溫答曰我自脩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相迫何復求卻於是方軌齊進襄率驍勇萬餘人距水前戰溫命小弟冲及諸將奮擊襄大敗奔北自相殺害死者數千越北芒而奔走溫屯故太極殿前賊周成率衆降溫徙入金墉謁先帝諸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選陵令守護

又曰謝玄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還于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八年秦主苻堅傾國大出衆號百萬先遣苻融慕容暉張蚝苻方四師至潁口梁成王先等守洛澗詔加衛將軍安爲征討大都督玄爲前鋒都督徐亮青三州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等拒之衆

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卽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斬首萬級生擒五千餘人十月苻融進屯壽陽玄與琰等選精銳八千人決戰肥水南臨陣斬苻融俘獲萬計得偽輦及雲母車其餘寶器山積錦芻數萬端牛馬驢騾駘一萬疋

又曰苻堅率衆五十萬向壽春謂融曰晉人若知朕來便一時還南固守長江雖百萬之衆無所用之今秘吾來令彼不知彼不顧江東在此必當戰若其潰敗求守長江不復可得則吾事濟矣乃秘不言堅自來於是以小將旗列屯肥北晉征虜將軍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相伊等並阻水南一時涉渡肥水融曰及吳未成列擊之必克也堅曰不然我長於步彼便於水今捨步入水以所短擊其所長非良策矣可須彼過水一時擊之

彼旣背水進退無術乃可盡殺然後船舫渡江直指會稽觀禹朝萬國之處不亦樂乎列陣以待晉軍晉軍旣濟戰于肥北堅被重瘡三軍潰亂堅馳還長安

晉書曰劉毅沂江追相玄戰於崢嶸洲于時官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關心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

又曰將軍王鈔反兵至石頭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其將杜

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如據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爲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鈔從之禮果開城門

納弘諸將與鈔戰晉師大敗

又曰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將軍謝石謝玄拒之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

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肥水晉師不得度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也堅衆皆曰宜阻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卻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度肥逼之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又慕容超載記曰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遣將呂先領兵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爲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

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白純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諸國來救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使弓馬善矛稍鎧如連鑠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以拒之光曰彼衆我寡衆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鑠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于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又曰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帝率軍救信進軍灑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周文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旣大首尾懸遠從辰至未戰數十

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
戰並不利又不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公等
爲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
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又曰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州人李賢率卿兵與
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
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搃爲一陣併力擊
之彼旣同惡相濟理必搃萃於我勢旣不分衆寡莫敵我
便救首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陣多設旗鼓倚
角而前以脅諸柵以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
交鋒後熾欲前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
俟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
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入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

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
乃棄寧與賢接戰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北史曰後魏孝文南伐齊齊將陳顯達率衆拒戰元嵩身
備三仗免胄直前勇冠三軍將士從之顯達奔潰帝大悅
曰任城康王大有德福文武頓出其門以功賜爵高平縣
侯

後周書曰天和六年宇文憲帥衆二萬出自龍門齊將新
蔡王康德以憲兵至潛軍宵遁憲乃西歸仍掘移汾水水
南堡復入於齊齊人謂略不及遠遂弛邊備憲乃渡河攻
其伏龍等四城二日盡拔又進攻張壁克之獲其軍實夷
其城壘斛律明月時在華谷不能救之乃北攻姚襄城陷
之時汾州又見圍日久糧援路絕憲遣柱國宇文盛運粟
以饋之憲自入兩乳谷襲克齊柏社城進軍姚襄齊人嬰

城固守以爲汾州之援齊平原王段孝先蘭陵王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陣而待之大將軍韓歡爲齊人所乘遂以奔退憲身自督戰齊衆稍卻會日暮乃各收軍又曰齊神武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涉洛軍於許原西太祖據渭南徵諸州兵皆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見其勢太祖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齋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來渭而西冬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太祖至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望太祖軍少踴馳而進不爲行列摠萃於左軍兵將交太祖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

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通典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摠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遣將韋孝寬討之迥男惇率衆十萬人武德軍於沁東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而擊之孝寬因其卻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又曰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寬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州迥悉出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穎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拔其城又曰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

而吳主孫權率十萬眾圍合肥乃共發教教云若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敗我必矣是以教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知所為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權不敢動遙見遼所將眾少乃聚圍遼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馬皆披靡披反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眾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群帥不和則奔師

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心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功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北齊書曰慕容紹宗與侯景戰於渦陽大破景軍溺死於渦水水不為流景走淮南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九

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歎之謂標曰但使膽決如此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又曰賀若弼太祖時群盜蜂起各據山谷大龜山賊張世顯潛來襲父統弼挺身赴戰手斬七八賊乃退走統大悅謂左右僚屬曰我少從軍旅戰陣非一如此兒年時膽略者未見其人非唯成我門戶亦當爲國名將

又曰王雅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卻雅乃還軍太祖歎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又曰蔡祐字承先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乃下馬步鬪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施

甲來降豈慮無富貴耶祐罵之曰死卒吾今取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虛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稍刺殺之因此戰數合唯失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是戰也我軍不利太祖已還祐至弘農夜中與太祖相見祐至字之曰承先余來吾無憂矣太祖心驚不得寢枕祐股上乃安又曰王雄從晉公護東征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失又盡唯餘一奴一矢在焉雄案稍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尔不殺得但住將余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雄馬退走至營而薨

又曰耿豪本名令貴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

又曰王勇從討趙雀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皆拜上州刺史以雍州岐州北雍州擬授勇等然州頗有優劣又令探籌取之勇遂得雍州文達得岐州令貴得北雍州仍賜勇名爲勇令貴名豪文達名傑以彰其功

又曰耿豪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斫慎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

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尔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

隋書曰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昇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人多者萬餘人少不下千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三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

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又曰張須陁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皆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泣數日不止

又曰麥鐵杖遼東之役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殺尔當富貴唯誠與孝尔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义亦死之左右更

無及者帝爲之流涕購得其屍

又曰權襲慶仕周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相接殺傷甚衆於是刀稍皆折脫胄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

又曰高智惠作亂江南史萬歲以行軍摠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萬歲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悅上其事高祖嗟歎

又曰宇文慶從周武帝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迺墜絕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復從武帝拔晉州其後齊師大至慶與宇文憲輕騎而

覘卒與賊相遇爲賊所窘憲挺身而遁慶退據汾橋衆賊爭進慶引弓射之所中人馬必倒賊乃稍卻及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擒高諧功並居最唐書曰高祖爲山西河東撫尉大使至龍門縣有賊母端兒衆數千人奄至城下時諸軍無備爲賊所乘高祖親率十餘騎橫出擊之所射應弦而倒賊大潰逐北數十里伏屍相繼於道時高祖射七十發明日斬首築爲京觀於屍上盡得所射箭其妙如此

又曰至德中宜春郡太守劉秋子率士卒攻賊兵盡矢窮秋子張空拳大呼於軍前死戰而勝詔嘉其忠勇授淮陽太守

又曰白孝德胡人也驍悍有膽力乾元中事李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十臨河挑戰

龍仙勇捷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手運兩矢嫚罵光弼光弼登城望之諸將皆侍顧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前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無可者於是左右竊議曰孝德可光弼聞之乃招孝德前問可得乎孝德曰得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加人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於壁門候旣入然後進兼請大軍鼓譟以借威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而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克懷恩曰觀其攬轡便辟可萬全者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鬚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然龍仙不測乃止孝德呼太尉使予致辭非他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罵如初孝德息馬伺便久之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龍仙曰是

猪狗乎孝德發聲虓然執矛突前城上萬鼓齊噪五十騎以繼進龍仙矢不及發還走堤上孝德以正馬逐之胡騎五十皆披靡若猛犬之獵羣狐也遂斬之提首而歸又曰王難得試衛尉卿至鳳翔爲都知兵馬使兼興平軍事嘗有裨將靳元曜當合戰墮馬呼難得難得俯馬救之賊射難得中肩皮穿下蔽目難得乃拔去箭并皮掣棄之勇冠三軍由是士衆多附之

五代周史曰王殷遷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於鄴下殷與劉詞皆率先力戰矢中於首久之出折鏃於口中以是漢祖嘉之

三國典略曰茹茹寇肆齊主自晉陽討之虜騎散走大軍遂還齊主率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黃瓜堆茹茹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麾下齊主安卧平明方起神色自

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騎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奄羅度妻子生口三萬餘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那肱以兵少請益齊主更減其半那肱騎奮擊亦大虓捷

戰不顧親

史記曰項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迺翁必欲烹而翁卽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烹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後漢書曰邳彤字偉君世祖拜爲後將軍常從戰攻信都復反爲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

顧家形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公方爭國事形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王郎兵敗走彤家得免

又曰世祖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與上黨太守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及妻子爲延所獲馮衍乃遺呂書邑報書曰僕雖驚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聞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年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閒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榮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

又曰趙苞字威豪遷遼西太守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劫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

以視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人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尔其勉之苞即時進戰敗之其母妻皆爲所害東觀漢記曰孔奮爲武都郡丞時在郡爲隗囂餘黨所攻殺太守得奮妻子奮追賊賊推妻子於軍前奮年五十唯有一子不顧遂擒賊而其子見屠帝嘉其忠遷武都太守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郃叛表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朱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以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上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耶戰遂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

靈字

蜀志曰姜維與母相失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

遠志不見當歸

續帝王世紀曰晉師度岷慕容超使拒之聞晉兵盛自將
四萬繼之及晉人戰於臨淄燕兵大敗超單馬奔入城入
月將封融自河北奔晉師使語誘城內超怒縛其母懸諸
城上融曰姜維有言良田百頃不在一畝
梁書曰羊侃長子鸞為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
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得計此一子幸尔早能殺之數
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為死猶在耶吾以身許國誓
死行陣終不以汝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
不害也

戰傷

左傳曰齊晉將戰邾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
魏書曰孫觀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為流矢所
中穿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氣

益奮及瘡甚遂卒

魏志曰諸葛亮出祁連山詔張郃督諸軍至雒陽還保祁
連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為流矢
所中傷左目

又曰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
所中

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

蜀志曰先主進圍絡縣龐統率眾攻城為流矢所中卒

三國典略曰陳侯安都引兵破留異成州刺史韓子高單
馬入陣傷頂之左一鬚半落安都為流矢所中血流至踝
乘輿麾軍容止不變

北史曰彭樂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
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眾賊少不可失也神武從之

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瘡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後周書曰河橋之戰王思政下馬用長稍左右橫擊倍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弊甲敵疑非將帥故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

又曰韋法保每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輿至營久之乃蘇

又曰李弼從太祖與齊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

遂爲所獲弼佯殞絕於地守者稍解弼睥睨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隋書曰開皇二年突厥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達奚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鬪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旣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屍慟哭而去

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
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

又曰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
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車乘敬爾軍事詰朝將見

穀梁曰請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
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

史記楚世家曰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三
十四萬秦乃與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
旦之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與
秦平

後漢書王霸傳曰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

挑戰

孫子曰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怒而主不可以怒而興

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

舉兵則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愠之故而合戰也怒而可以復喜

愠而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鬪倉卒而合戰所

傷殺必多愠怒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

復生言當故曰明主慎之良將儆之此安危道也儆戒

左傳曰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

許請召盟許之

左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

致師者御靡於摩壘而還摩近也靡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

壘折馘馘斬也執俘而還皆行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

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糜興於前

射麋麗龜

戰國策曰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如起曰令賤而勇者前而擊銳交合而北告而勿罰觀敵進取一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取此將有謀若其衆追北旗幟雜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

史記曰吳世家曰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構李賈逵曰越地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自頸左傳曰使罪人吳師觀之因伐吳敗之姑蘇

又曰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間而語項羽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王胷漢王捫足曰虜中吾指

又曰王翦代李信擊荆荆兵數挑戰終不出久之翦使人

問軍中戲乎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

漢書曰項羽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無徒罷天下父子為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鬪力羽令壯士出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挑戰樓煩欲射羽噓曰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漢王使問之迺羽也漢王大驚又曰楚漢相持彭城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皐即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刎汜水上後漢書曰張堪為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正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

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又曰王霸討蘇茂賊聚衆挑戰霸堅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既不得戰乃引還營

又曰李憲叛馬成拜揚武將軍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憲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憲

魏志曰公西征馬超進軍度渭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

魏氏春秋曰諸葛亮遇司馬宣王因挑戰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嶺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長使假子拒汝公平呼我黃鬚兒來令擊之乃召曹彰晨夜進追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姚襄據黃落前秦苻堅遣將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晉將相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狼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進騎三千車於襄壘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至于三原羌迴騎拒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書曰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崇曰被太后令當覲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崇荅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府去世崇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崇隨宜拒應衆皆披却攸之軍因敗潰

隋書曰陳茂從高祖與齊師戰於晉州賊甚盛高祖將挑戰茂固止不得因捉馬鞅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額流血被面詞氣不撓高祖感而謝之厚加禮敬又曰竇榮定之擊突厥也史萬歲詣轅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

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將宋老生拒之謂諸將曰老生若嬰城自守當即攻之主客勢懸卒難致力其計若何太宗進曰老生勇而無謀請以輕兵挑之必出戰則成擒矣從之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果怒開門出兵太宗馳白高祖曰事諧矣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及柴紹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却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于陣後表裏齊譟響若崩山

隋師大潰各捨杖而走懸門發老生不得入城乃棄馬投
塹甲上斬之致其首於麾下流血數里僵死屍相枕四面
乘勝進薄其城時無攻具士卒緣稍而上一時攀堞無敢
當者遂平霍邑撫其餘衆而用之
又曰杜伏威既敗隋師煬帝又遣將軍陳稜討之稜不敢
戰伏威知其怯懦因遺稜婦人之服以激怒之稜果大怒
恚率衆而至伏威逆拒殺數千人稜僅以身免
又曰竇建德自滎陽西上太宗以數百騎出武牢關二十
餘里以挑之往往設伏比至賊營纔四騎而已謂左右曰
賊見我而旋是其上計乘險逐我是其下策賊初見騎少
疑爲斥候太宗謂曰我秦王也因引弓射之斃其一將賊
以兵六十騎並援槍而至從者咸失色太宗謂之曰爾但
前去我自殿後於是按轡徐行賊至引弓射之斃一將賊

懼而止止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斃賊乃不敢復逼太
宗且挑且還伏兵相次而發合擊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
瓚斬首數百級

六韜曰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糧
吾欲徐以爲陣以敗爲勝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困兵
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爲四衝陣以驍騎驚其親
君左軍疾左右軍疾右中軍迭前送後往敵之空吾軍疾
擊鼓而當之
又曰敵踈其陣又遠其後挑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
卒爲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其左右
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
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

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陋也

左傳曰晉師伐齊陣于莘所臻切晉解張御郟克鄭丘緩爲

右及戰郟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

御左輪朱舫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

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推車也張曰師之耳

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

若之何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擐

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并畢正切右援抱音桴而鼓馬逸

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郟克車齊師敗績

又曰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齊人杜陸

之爲取婦日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

有功還取卿相之女也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霑下既入城夷儀人不

也齊侯克夷儀謂夷儀人曰得敵無存者以五家免五給

使役不乃得其尸公三綵之綵深厚禮之也與之犀軒直蓋

犀軒卿車直蓋高蓋也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也

說苑曰齊莊公且伐莒爲車五乘之賔而杞梁華舟獨不

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食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

非五乘孰不汝笑也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賔盡

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莊公而行至莒莒人

逆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

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爲五乘之賔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

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不敢

當

戰國策曰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單以破亡之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譚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單乃懼問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卽織簣立卽杖插爲士卒唱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是言莫不掩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足以樂生而惡死此所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勵氣立於矢石閒引抱而鼓之狄人乃下漢書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荷載馳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也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之

後漢書曰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

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伴墮其書尋邑得其書不喜諸將旣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又曰邾令馮魴力戰死帝曰此健令也

又曰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暴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日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杖節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

建軍大潰反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李陵答蘇武書曰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單于謂陵可不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
 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得免耳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胡億萬之師與單于
 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兵部四十三

決戰中

後漢書曰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大破之復傷瘡甚光武
 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果然失吾名
 將聞其婦在孕生女耶我子娶之生男耶我女嫁之不令
 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歡
 又曰鮑期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五期先登
 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瘡中額攝憤復戰攝猶正也遂大破之
 又曰祭遵與景丹諸將南擊弘農厭新柏華蠻中賊東觀
 聚名柏華弩中遵口洞出血流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此止之
 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又曰帝在魯聞耿弇為張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

奔日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日乘輿且到
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
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
又曰岑彭征公孫述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授上賞
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大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
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鉤而不得去續漢書曰時天東風其
得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急火盛橋樓崩燒彭
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
又曰張步攻耿弇營與劉歆等戰弇升王宮瓌臺望之臨
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官中有瓌臺也東觀記作瓌臺視歆等鋒交乃引精兵以橫突
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
知者

又曰表紹使麴義攻公孫瓚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

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
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卻入空垣
紹脫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返逃垣墻間耶促
使諸弩並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引卻會麴義來
迎騎乃散退

又曰鄧禹還長安張宗夜將銳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脾
脾背上兩膊間又轉攻諸營堡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

又曰賈復從上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陣堅不卻
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飢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
耳於是被羽先登被猶負也折耳爲旌旌旗所向皆靡賊

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又曰陳俊守子昭拜強弩將軍所向皆敗世祖曰戰將盡
如此豈有憂乎

魏志曰母丘儉字仲恭有幹策爲幽州刺史度遼將軍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出玄菟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官將步騎逆軍沸水上大戰官連破走遂束馬懸車登九都山屠高麗所斬獲首虜以千數使玄菟太守王頎追過沃沮千餘里至肅慎界刻石紀功刊丸都之山銘不耐之城又曰代郡烏桓反以任城王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誡彰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誠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疋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名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爲桑乾郡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馬疲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

曰率師專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強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祖在長安召彰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勿宜自伐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可用

又曰龐德與曹仁討關羽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舡四面射隄上德披甲荷弓箭不虛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且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

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彎弓傅矢登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矢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

吳志曰孫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櫓大繼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董襲與陵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被兩鎧乘大船突入蒙衝裏身以刀斫兩繼蒙衝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繼之功也晉書曰劉裕等誅桓玄兵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吳甫

之拒劉毅軍遇之於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懼伏裕莫敢出關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又曰周處攻齊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梁王彤促令速進而絕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黎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案劔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軍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歿

又曰明威將軍朱伺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奔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又曰朱伺劉浚與鄭攀戰楊口壘伺常所謂弩忽禁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鋌撞伺逆接鋌反以撻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沈行五十步乃免

又載記曰劉曜使其將軍平先丘中伯率勁騎追陳安安與壯士十餘騎於陝中格戰安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輒害五六人遠則帶雙韃左

右馳射而走平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而退會日暮雨甚安奔馬與左右五六人步踰山嶺匿于嶮澗翌日尋之遂不知所在會連雨始霽輒振威呼延青尋其徑迹斬安于澗曲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丈八蛇矛左右槃戰始三交失蛇矛東流之水去不還劉曜命樂府歌之

又曰禿髮傉檀追赫連勃勃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乃勒衆逆擊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斬其大將十餘人以爲京觀號髑髏臺還于嶺北

又曰前秦苻堅爲姚萇所殺苻登率兵攻姚萇皆刻鋒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鈎刃爲方圓大陣如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又曰後趙冉閔之亂石琨及張舉王朗率衆七萬伐鄴石

閔帥騎千餘拒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毘等大敗歸于冀州
又曰朱伺善戰人或問之伺荅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力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又曰周訪討江沔賊杜曾訪有衆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季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

遂定漢沔

又曰劉裕舉兵伐後秦姚泓王鎮惡爲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鎮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閒諸艦悉逐流去時泓屯在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門外去家萬里而乘舫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卽陷長安城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暉暉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暉懼遣使讓評催之遣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潞原而誓衆曰今與諸將深入賊地宜各

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閒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
 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
 觀評師之衆也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
 捷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為憂猛曰
 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
 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
 帳中與張蚝徐成等七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
 傍若無人舉旗斬將鞏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
 俘斬五萬
 裴子野宋略曰左將軍劉康祖聞虜寇壽陽自虎牢率七
 千人來赴虜至者八萬騎康祖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
 步者斬足士皆用命賊死者萬餘血流沒踝康祖流矢貫
 頸墮馬死

宋書鄧琬傳曰殷孝祖屯軍鵠洲沈冲之謂陶亮曰昔孝
 祖梟將一戰便死孝祖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
 中人相謂曰殷統兵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
 自顯欲不斃得乎
 又曰傅弘之字仲度涼僞太子赫連環率衆襲長安弘之
 領步騎五千大破之環又抄渭南弘之又於寡婦渡破環
 獲賊二百及義真東歸赫連佛佛領國追躡於青泥大戰
 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陣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
 為屈也
 又高祖記曰于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
 十餘萬舳艫亘千里孟昶諸葛長仁懼欲擁天子過江帝
 曰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
 不復能草閒求活吾計決矣

又曰薛安都北征至陝下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着絳衲兩襠衫馬亦去具裝馳入賊陣猛氣咆嘯所向無敵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如是數四每入衆無不拔靡

又曰高祖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帔冠株布滿山谷帝先馳之將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因風縱火煙焰張天謙等大敗

齊書曰薛安都討魯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返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

梁書曰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杜懷瑤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溪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

將至嶷斬其一騎躍而上馳以歸嶷膂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稍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

又曰侯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行泣下謂其子玕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

又曰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馮道根年十六救之疋馬交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兔由是知名

又曰武帝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珣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邵王茂疋馬單刀直前外生韋

欣慶勇力絕人執鐵纏稍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

陳書曰武帝入援建鄴杜僧明爲前鋒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遂敗路養

南史曰陳將蕭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人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着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彈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毅弓

未發摩訶遙擲銃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

後魏書曰呂羅漢父溫佐秦州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率衆數萬寇上邽秦人多應之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羅漢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殪賊衆轉盛羅漢進計曰今又不出戰示敵以弱衆情攜貳大事去矣意頭善之即簡千餘騎令羅漢出戰羅漢與諸騎策馬大呼直衝難當軍衆皆披靡殺難當左右隊騎八人難當大驚

又曰宇文延字慶壽體貌魁岸眉目疎朗永平中釋褐奉朝請直後員外散騎常侍以父福老詔聽隨侍在瀛州屬大乘妖黨突入州城延率奴客戰死者數人身被重瘡賊乃小退而縱火燒齋閣福時在內延突火而入抱福出外

支體灼爛髮盡爲燼於是勒衆與賊苦戰賊乃散走以是見稱

又曰趙遐爲滎陽太守時蕭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胸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爲別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胸城五十里夏兩頓降厲涉長驅將至胸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胸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胸城都督盧祖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崩祖棄其節傳輕騎而走唯遐獨握節而還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三

兵部四十四

決戰下

陳書曰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後主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崗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車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卻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交兵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隋書曰楊義臣拜朔州摠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摠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

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稍射之者不能中將軍楊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卮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克義臣後選騎十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

又曰煬帝征高麗隋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高麗國相乙支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所在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人

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

唐書曰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強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反擊之不無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又曰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不從靖謀致敗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兵亂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郭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楫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以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攜貳由是懼而出降
又曰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揚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爲辭月餘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溪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

衣甲非厚者居後衆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譟而奔擊乃大破焉
又曰建中初田悅反以兵圍臨淄洛邢州詔以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昭義軍節度使李抱真合兵救臨淄尋加兼御史中丞河東昭義軍攻楊朝光於臨淄南晟與河東騎將李自良李奉國擊悅於雙崗悅兵卻遂斬朝光戰于臨淄諸軍皆卻晟引軍渡淄水乘冰而濟橫擊悅諸軍復振擊悅大破敗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

又曰德宗以李晟兼魏府左司馬居無何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田悅深壁不戰以老王師時武俊遣兵圍康日知於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圍因合義武節度使張孝忠以軍圍范陽上大壯之乃加御史大夫俾禁兵將莫

仁擢趙光銳杜季珙皆隸焉晟乃自魏州直趨趙州賊解圍而去晟留趙州三日與義武合軍而北略恒州圍朱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之田悅朱滔王武俊皆遣兵來救戰於白樓賊犯義武義武軍卻晟引步騎數百擊破之景濟所乘馬連中流矢踰月城中益急滔武俊大懼乃自魏縣悉兵來救復圍晟軍晟內圍景濟外與滔等拒戰日數合自正月至于五月會晟病甚不知人數焉軍吏合謀乃以馬輿晟引軍還定州賊不敢逼
三國典略曰後周軍圍晉陽齊人望之如黑雲四合高延宗勝兵四萬人嬰城布陣躬與齊王憲交兵自申至酉死者甚衆帝遂北入城當天門頓管焚佛寺光燭天地延宗率衆排車向前我軍遂卻人相蹂死者頗衆齊人欲閉門以闔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險僅得出門侍

臣職焉唯左仕上士庫狄嶽侍從時四更也延宗以帝長
鬚使於積尸之下求之不得士卒旣勝乃入坊飲延宗不
復能整頓之帝出城飢甚將謀遁逸開府宇文忻進曰陛
下乘勝至此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會延宗
使開府段暢以千人擊帝暢以衆降盛言城內空虛更無
繼援帝乃駐馬召兵旗鼓復振攻三門尅之延宗率衆若
戰尸骸塞路辰時力屈輕騎走出城北於人家擒之延宗
見帝自投於地帝欲執其手固辭曰死人手也恐逼至尊
帝強執之日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爲百姓而來耳勿怖
終不殺

又曰齊師伐梁大至于鐘山龍尾周文育請戰陳霸先曰
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殺
傷數百人齊軍乃移營于莫府山

又曰侯景次于渦陽有車數千兩馬數千疋甲士四萬人
慕容紹宗戎卒十萬旗甲耀日方軌長驅鳴鼓並進景使
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雄雌紹宗對曰欲當公決
勝負遂順風以陣景聞其壘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
詐好掩人背咸宜備之景果令人陣者皆短兵但斫人脛
及馬足東魏軍大敗紹宗墜馬以又曰陳霸先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齊人相對侯安
都謂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
日令公見矣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侯安都墜馬被
圍蕭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
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南笑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擊
之齊人大潰自相蹂藉壅川塞谷北莊子曰惠子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

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面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返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則天下無爭矣秦晉軍首鼠文子曰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明四時也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率熊羆狼豹羆虎而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率熊羆狼豹羆虎而前驅鵬鵠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也齊人將伐孟子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也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以衆擊衆必以日之早穰苴兵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戰春不東秋不西月食還師所以止戰也古司馬兵法曰凡軍使法在己日專與下畏法日法軍無

小聽戰無小利小聽謂輕弱敵人稱其虛弱危敗易勝以數為小又曰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迭

也言更息則可堪久悉舉兵戰衆多者強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兵一分一合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故其疾如風言進退其徐如山見利合離為變化之術也侵掠如火疾也抄掠財物不動如山守小動而其大不移如陰不見測如天之陰雲動如雷霆盛誑惑不安固如山難知如陰不見列宿之象動如雷霆速疾不及掩耳疾雷不及瞑目也指嚮分衆因敵而制勝也則往分離也先知透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又曰我專而敵分我專一而敵分為十是以十共其一也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為則我衆而敵寡我專為一故寡能以衆敵寡者則吾所與戰者

約矣言約少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也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吾所
舉不知吾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
戰者寡矣形裁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故備前則後寡備後
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
備者多則士卒寡者備人者也敵分散而少者衆者使人
無不分散而少敵所以備多己者由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
備己者也敵所以備多己者由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
可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虛先期會戰之形又知必戰
先至可不在以勞之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
道設期分軍離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
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
知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則力散專則力并也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
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敵以先
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左右前後惑居形勢故善用兵者譬如帥
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故善用兵者譬如帥
然帥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

其中則首尾俱至

又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故三

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左氏傳言一鼓而作是故朝氣銳

晝氣墮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墮歸也

又曰勝者之兵先勝而後求戰敗者之兵先戰而後求勝

又曰圍地則謀死地則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

地

吳子曰用兵之道先明四輕二重使地輕馬使馬輕車使

車輕人使人輕戰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呂氏春秋曰趙氏攻中山中山之多力者五丘鳩衣鐵甲

操鐵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

人

又曰趙簡子攻衛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屏櫓之下

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嗚呼士之弊一若此乎
 行人燭過免胄橫戈而進曰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
 艱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子親謂寡人
 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卽位五年
 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卽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
 秦人襲我去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卽位二年底之以勇
 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圍衛取曹拔石社
 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敢耳士
 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矢石之所及一鼓而
 士畢乘之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
 之一言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

又曰昔荆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荆師敗恭王傷臨戰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參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子升日參

反曰訾退酒也豎陽穀曰非酒也子反曰訾退卻豎陽穀
 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
 能絕於日醉戰旣罷共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
 反辭以心疾共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聞酒臭而還曰今
 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荆
 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不穀無與爲戰矣於是罷師去之
 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
 其心以忠也而適足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
 又曰齊晉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平阿齊邑退而去
 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
 兵也矛亦兵也亡兵何爲不可以歸心猶不自快也遇高
 堂之孤叔無孫孤持位尊也叔姓無孫名餘子當其馬前日今者戰亡
 戟得矛可以歸乎叔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

豈亢責也哉亢當平阿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
 又曰吳起謂商文曰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孰賢商文曰吾不如子
 淮南子曰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軍不厭忠信戰陣之戎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雖偷多獸後必無獸以詐偽愚人雖偷利厚亦無復利其正之而已矣於是
 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還賞有功者先雍季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賞先雍季者何也文公言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吾豈可以一時之權而先萬世之利哉
 又曰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追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

若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而速人不及步車

不及以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

春秋感精符曰強傑並侵兵雷合龍門溺驂宋均曰龍門

朱齊戰敗相殺血溺驂馬者也

賈誼新書曰黃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

杵○三輔舊事曰武帝發兵攻衛太子連鬪五日白虎門

前溝中血流沒足

列女傳曰湯受命而伐桀戰于鳴條鳴條南桀師不戰湯

遂放桀與未嬉嬖妾同舟浮海死於南巢之山

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

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

戰鬪之利唯氣與形也

衛公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

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躉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置陣以定誓衆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敵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日氣勢二日地勢三日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蟠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飢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橫前營未合後軍半濟此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

設伏乘勢取勝是以良將用兵審於機勢而用兵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之攫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遙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勅寇乎仍須怒士勵衆使之奮勇故能無強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揚子雲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靡城擗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紀

潘安仁西征賦曰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潘安仁射雉賦曰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

謝玄暉詩曰炎靈遺劍璽當塗駭龍戰

李少卿答蘇武書曰疲兵載戰一以當千

陸士衡辨亡論曰我陸公挫之西陸覆師敗績困而後濟

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蓬龍之戰隻輪不反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一十三

